

暑假趣事

平桥区 朱跃杰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映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是唐代诗人高骈的一首《山亭夏日》,描写他那个时代夏日的景色。读起这首古诗,想起我当年读初中时,在七月如火的夏季,学校放暑假的情景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信阳市七中读中学,住在友谊胡同中段姥爷家,那是一排灰砖布瓦房,在西山墙外,有一棵垂柳,很粗壮,一人抱不住,大概有几十年了,具体年头谁也说不清。池边栽柳,屋后种竹,是古代文人的雅好,这课柳树原就是种在池塘边,池塘有一个很古老的名字,叫北塘坡。后来七中迁移到此,池塘被填平当操场,学校又拉起了围墙,这可怜的柳树被遗弃在墙外,孤零零地立在西山墙边,与新栽的一棵幼桐形影相吊。

这棵柳树长得高大,树冠如一把巨伞,遮天蔽日。“万条垂下绿丝绦”,在这里恰如其分,一条条柳枝,微风轻拂,唾手可得。柳枝还能做柳笛,这不知那位发明家的杰作,我也尝试做了一支柳笛。清明时节,柳叶正在萌发新芽,皮和木芯子之间,有一层湿润的黏膜,刚好能够剥离。折一小拇指细的柳枝,用手慢慢的捻,使表皮能轻轻转动,把芯抽出来,留下柳条的皮,截成三至五公分长,再安上一片塑料或柳叶做簧,就能吹响。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柳枝皮肉相连,难以分离,两手反复拧,使其松动,慢慢抽出柳芯。柳笛只能在清明前后做,过了这个季节,柳皮与芯之间的黏膜融合一体,皮与芯就无法分离。

放暑假时,烈日炎炎,燥热难耐,层层叠叠的柳叶,吸收了太阳的热能,树下形成一片阴凉。我们几位同学就聚集在大柳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吹柳笛。我是个音盲,对乐器不敏感,只能把柳笛吹响,不能吹奏歌曲。我有一位邻居,能用柳笛吹奏《大海航行靠舵手》、《火车向着韶山跑》等许多歌曲,令人刮目相看。

“两个黄鹂鸣翠柳”,在这棵大柳树上,没有黄鹂鸟,却引来无数麻雀修巢筑窝。在暑假时,人们正在午休,“叽叽喳喳”的聒噪声,十分令人生厌。当年麻雀是“四害”之一,在除“四害”运动中,不知谁发明了一个方法,用一个竹筐倒扣地上,下面支起一个短棍子,给筐子留有一道缝子,在棍子一头拴上麻绳,筐子里撒上饭米粒。麻雀贪食,一个个接二连三的钻进筐子,以为大饱口福,不知危险将至,这时猛拉绳子,筐子扣在地上,兴许能扣住几只麻雀。

这种方法是否灵验,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暑假期间,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学,找来竹筐、短棍和绳子,在姥爷门前照此方法,把绳子拉长长的,筐子里撒上一把饭米,在远远地方守株待兔。麻雀非常警觉,往筐子里蹦一步,就要停下来,回头看看是否存在危险,当接近食物时,还一边啄食,一边扭头看,发现异常立即飞走。眼见麻雀钻进筐子,我们几次拉绳子,或动作慢半拍,或时机不成熟,都是空手而归。三番五次扑空,检验的是耐力,我们仍未甘休,“苦心人天不负”,终于扣住了两个麻雀,我们用细麻

绳拴住它的一只腿,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左邻右舍炫耀战绩。

这个暑假,我又痴迷起了画画。这源于受到一亲戚的启发,我姥爷有位吕姓自家兄弟,常去家里唠家常,他有一儿子叫“新华”,比我大两三岁,按辈分比我长一辈。他初中毕业后,到信阳地毯厂上班,由于能画几笔,安排在厂设计室搞图案设计。那时地毯厂在城里头,他上班从姥爷家门前过,有时拿着设计图案,向我姥爷炫耀“老爹,你看这个图案咋样?”我姥爷不懂绘画,只好跟着说“好,好。”有时,新华也给我显摆,或许是一种不服气的心态,在暑假期间,我也练起画画来。

我学绘画,也受到父亲大力支持,父亲是一位参加抗美援朝老兵,十几年的军旅生涯,由于其能写会画,大部分时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转业后,在明港农中任校长。“文革”期间靠边站,因会画几笔,临时抽到县展览馆筹办展览,我上初中时,他调到五里公社中学任校长。听说我要学画画,就给我购买一些书籍,诸如《人物速写》、《人像素描》等。在炎炎夏日,我不顾高温天气,“躲进小楼成一统”,一笔一画地模拟。有时父亲到我姥爷家,也给我悉心指导和鼓励。这个暑假,我苦练人像临摹,掌握了一些绘画技能,画了几十张人物素描,可惜这些画早已丢失了。后来我入伍参军,被团政治处主任看中,调到政治处电影组,缘由就是自己能画几笔,这是后话。

暑假很快结束了,我也告别了这顺马由缰的自由生活,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

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在低泣,我伸了伸懒腰磨磨唧唧从床上起来,我刚推开窗户,被一阵风吹进了一身雨,吓得我连忙后退了几步,赶紧关上窗户,隔着玻璃向外一看,哇噻,雨水向串珠样向下流,下雨了,还是暴雨呢,不管它了,接着在卫生间洗漱完毕后,又抬头看向外面,雨还在下着,丝毫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滴答滴答的声响,心中不禁犹豫,今天还去上班不,想了一会儿,还是去吧,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风雨。

我找出雨衣,拿上手机,下楼骑电瓶车去了,刚出小区门口来,一阵风吹过,夹杂雨水,都吹进我的身体里,吓得我一哆嗦,差点跌倒,嘴里嘟囔着这鬼天气,妖风、怪风,此时此刻心情糟糕透了。这时候听到旁边一阵说话声,顺着声音追寻过去,一看是一群中学生,他们撑着雨伞,一路上有说有笑,表情完全跟我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时不时用手接着雨滴从我身边跑过,追逐他的同学,雨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上天的恩赐,是一种喜悦,我木然了。

耳边又一阵声音传来,我抬起头一看,是一对卖菜的中年夫妻,男的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女的坐在后面,分别穿着雨衣,撑着伞。在后面的女人大声说“小心点开慢点”,男的应声而答“知道了,放心吧”。直到他们消失在茫茫雨幕中,天依然下着雨,但我的心情比刚才好了很多。

我停下了车,整理一下被风吹开的雨衣,看着被雨水打湿的裤腿和一双鞋,扯了一下,发出苦喳喳的声音,鞋子进水了,全湿透了,心情顿时烦躁起来,一拧电门又开始骑行起来。这时候一阵嘈杂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像很多很多人在一起吵闹,仔细一听又不太像,心里暗想懒得抬眼去看,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声音更大了,马上就到身边了,赶忙看一眼,原来是两辆环卫车和四名穿着杏黄色雨衣的环卫工人正在用扫帚扫积水呢,他们一起用扫帚赶着雨水通向下水口疏通。雨水顺着他们的脸向下流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专心地工作,我看呆了,忘记了自我。

忽然一声喇叭响,将我从恍惚中唤醒,连忙提脚继续走起来。看着他们,心里不禁惭愧自责起来。看看上学的学生,卖菜的夫妻和敬业的环卫工人,而我呢?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心里在作怪,怨不得别人,每年春夏秋冬雨霜降、大雾、降雪、雷鸣等自然还不是四季交替,一点都没什么变化,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变化的是人,变化的是人的心态。

看暴雨下的人们,何尝不是为生活工作学习而忙忙碌碌,有了他们,社会才会变得如此多娇,如此美丽。

雨中人也是撑伞人

潢川县 王济川